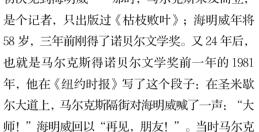
1957年一个春雨的日子, 加西亚・马尔克斯 初次见到海明威——那时, 马尔克斯未及而立,



半个多世纪过去了,两位大师隔街递话的春 天已成传说。但如果你现在去圣米歇尔大道到卢

斯说,海明威混在"索邦大学和旧书摊当中"。

森堡公园那里,至少能看到这 些: 许多索邦大学的旧校舍(摇 摇欲坠的木楼梯, 音乐教室里 的钢琴声),以及左岸的旧书摊。

广义的左岸很长, 整条塞 纳河的左岸,都可以算"左岸"。 但如果要讨论海明威的、马尔 克斯的、萨特的、杜拉斯的、咖 啡馆的左岸,大概,波伏娃桥、 奥斯特里兹车站、植物园那一

片就不算了; 什么才算正经左岸呢? 大概沿着左 岸,过了叙利桥,看得见巴黎圣母院背后的飞扶 垛了,河岸边出现绿色旧书摊了,就到了。左岸 和旧书摊,相辅相成。

左岸旧书摊实则是一大片分格绿色铁皮箱, 沿河岸一路绵延。夏日天气好时, 树影斑斓。摊 主们——许多戴着老花镜——环伺一旁,等着游 客排洗, 间或跟几个老主顾感慨生意难做、世道 人心,说几句旁人未必懂的切口。

话说,这一套是何时开始的呢?大概16世纪 吧, 巴黎就有小贩在新桥叫卖旧书了, 当时曾经 一波三折: 比如路易十三时, 流动书摊取消过又 恢复过,路易十四朝也如此反复。一直到19世纪, 拿破仑忙碌于军政之余, 觉得还是该让巴黎人民 读书,于是批准在塞纳河沿岸设置永久性书摊,



使书摊得以普及: 于是穷学生和穷作家们都来了。 整个左岸, 遂成为巴黎巨大的户外图书馆: 12个 码头, 几十万本书堆这儿。到19世纪60年代, 巴黎市政府对旧书摊实施特许经营权, 只有个条 件: 不许卖新书, 只许卖旧书刊和旧玩意儿。到 20世纪30年代,旧书摊开始采用规格统一的绿 色铁皮箱:长不得超过2米,宽0.75米,靠河边、 靠岸边,书箱打开的高度,各有规制。这也很方 便: 摊主们早上到河岸, 拿钥匙开锁, 书箱一开, 书籍亮出来, 开工; 到收摊时, 箱子一合, 上锁, 回家了。

> 经营旧书摊的书商,都是 很老派的人, 许多是退休老人, 其中卧虎藏龙。教授、作家、歌 手、画家、普通工薪阶层,也有 些纯是小众爱好者。他们淘各 种奇奇怪怪的东西, 他们也知 道互联网时代完全可以上网卖 书, 但他们就喜欢这样子。

> 我问过一位老爷子, 他念 叨说,就是喜欢收集不同的装

订本。他说,中世纪隐修院里,诸教士闲着无聊, 就开发各类华丽字体抄《圣经》;诸位伟大的插 画家、版画家, 忙着给《圣经》画插图。这俩传统, 一直下垂到近代出版业。像英国与法国,19世纪 时,有读书人讲究书封装帧要用小牛皮、黑檀木; 好的手抄本, 偶尔还能赶上大师的铜版画……他 比画着自己的书:英国某爵爷订的一整套羊皮封 面德・昆西集子, 夏加尔晚年在法国住着时签过 名的版画集……然后感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:如 今的书做得如何不精致, 如何不耐摸, 如何不耐 读,如何读来都没意味。只有旧书摊能找着昔日 光辉……我就是在他那里, 买到了一本20世纪上 半叶出版的《了不起的盖茨比》。

抬起头,塞纳河水流动不绝,巴黎圣母院依 然在修缮。变与不变之间的一切, 历历在目。[4]



张佳玮 自由撰稿人 Free Lancer 杂食动物

左岸和旧 书摊, 相辅相 成。